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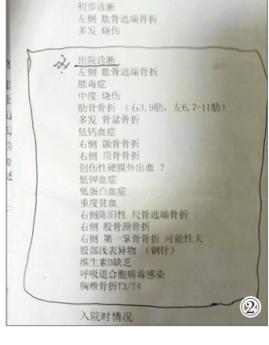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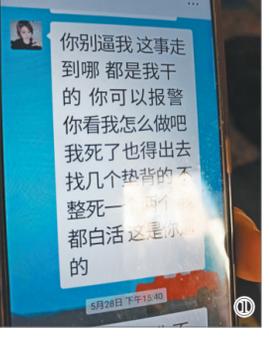


辽宁抚顺6岁女童被虐至生命垂危

请
一些
学困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 晨

腿被扎进3根缝衣针,头被开水烫,全身多处骨折,颅脑损伤淤血,唇尖被防风打火机烧裂,大小便失禁。辽宁省抚顺市的李华(化名)怎么也想不到,短短几个月没见的外孙女,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,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。



①微信里的威胁。
②医院诊断报告。
③伤痕累累的孩子。
受访人供图

今年5月,李华接到女儿宋元(化名)电话告知,外孙女董童(化名)被烫伤了,正在医院抢救,生命垂危。李华赶到医院时,6岁的董童全身大面积烫伤,红色的烫伤痕迹布满全身,头上裹着纱布,手臂缠着绷带。

10月28日,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采访时,这个女孩已经出院,在家养伤。5个多月后,她身上的烫伤处已结痂,红褐色的增生疤痕像蚯蚓一样爬满前胸和后背,头部出现多处点状斑秃,毛囊已经坏死。她能够勉强下床走路,还是一瘸一拐的,胳膊不能自如弯曲。

警方逮捕的犯罪嫌疑人,是孩子的生母宋元及宋元的男友陈威(化名)。董童的父亲佟亮(化名)告诉记者,一定要向法院申请,夺回孩子的监护权。

董童一家获得了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。法律援助律师、辽宁必达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杜振家告诉记者,根据他了解的案件进展,现在宋元、陈威二人还在看守所,检察院已经对他们提起公诉,开庭日期尚未确定。侦查机关委托第三方对董童作的伤情鉴定结果为:1处重伤、8处轻伤,重伤二级。

抚顺市妇联表示,对受害女童的遭遇深感痛心,对虐待女童行为表示愤慨。妇联向司法机关提出了依法严惩、尽快审理、慎重选择监护人、避免二次伤害等建议,呼吁关爱女童健康成长,坚决支持司法机关依法从重打击虐待未成年人犯罪行为。妇联组织将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爱心人士,为受害女童的救治和后期治疗等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。

全身十余处骨折,随时出现呼吸、心跳骤停等生命危险

李华回忆,她去去年9月得知女儿女婿已经协商离婚。二人2011年结婚,2014年生下了董童,孩子出生后,她经常帮着带孩子。知道女儿离婚后,李华更关注外孙女,经常接送孩子。后来,李华知道女儿交了新男友,但并未见过面。今年3月,接外孙女回家时,李华发现董童胳膊上缠着纱布,宋元说孩子是下楼梯摔骨折的。董童住在她家10天里,有点疑心的李华4次悄悄问她是不是有人打的。

我死了也得出去找几个垫背的

李华称,医生暗示孩子有虐待可能。5月28日手术前,李华提出孩子在医院的监护人由宋元变更为自己。孩子接受麻醉前,趁着宋元不在身边,李华偷偷问:“宝宝,现在就姥姥在身边,你别害怕,说实话,你怎么烫的?”外孙女告诉她,是陈威按住自己,用热水烫的。胳膊也是他掰断的。针也是他扎的,大腿里其实有3根针,后来被妈妈拔出来两根。4颗牙也是被他用钳子拔掉的。

父亲要求夺回抚养权

佟亮非常后悔,此前协商离婚时,将孩子抚养权交给前妻。他说,当时协议离婚,因为自己没有房子,董童家有房子,考虑到孩子上学需要,就让宋元获得了抚养权。离婚后,虽然抚养权归宋元,但自己一直带孩子,住在孩子姥姥的一处房子,宋元不怎么过去。一直到今年年初,吵过一架后,自己被撵走。李华说,孩子和爸爸感情很好,出事,佟亮6月一直住在她家,每天晚上都陪着孩子。

父亲要求夺回抚养权

佟亮回忆中的董童,是个喜欢唱歌的孩子,学了1年多的芭蕾舞,还喜欢游泳、画画、打乒乓球,性格活泼开朗。但出事后,他再次见到女儿,看到孩子全身都包着纱布,第一眼都没认出来。他注意到,董童现在性格变了,也不爱说话,晚上经常做噩梦和哭闹。孩子头部有颅骨骨折,淤血,有时突然疼,一天好几次。董童说愿意跟我在一起,永远不分开。佟亮说。

李思超

学生爱听表扬,老师几句赞美的话,便会变成学生积极向上的力量。因此,教师应帮助学生制订力所能及的目标,保证他们能够成功,每达到一个目标,就给予鼓励,并要求学生向更高的目标前进。这样,学生的志向便会随着目标激励而提高,成就感也会增加,听课时就会集中注意力,回答好每一个问题,成绩就会不断提高,从而实现预期的目标。

一些黑中介换个马甲继续行骗

我在成都读了4年书,许多朋友都在这里,其实本想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,现在真的要重新考虑一下了。夏丽丽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狼藉的出租屋里,被身材高大的男人女人团团包围,她身后是被扔得七零八落的个人物品。明明是自己已经签合同付完钱的房子,现在却好像是自己赖着不走。当收到房东发来要她即刻搬离的电话通知时,她尝试协商,但等待她的却是房东破门而入,还有随即被断水断电的房屋。一片漆黑里,她依靠手机前置微弱的光亮在杂物间里翻出几只蜡烛,又去附近的超市买了打火机。

租房被坑的年轻人太难了

我本身就是外地人,钱都是爸妈借的,不敢和爸爸妈妈说,爸爸前几天就因为心脏不好住了院。代维情绪有些激动,我在网上维权,很多人质疑我为什么要找中介,为什么要一次交那么多钱。其实我想吗?我在高新区找了半个月房子,找遍了网络各个角落,没找到一个房东,房子都在中介手里,稍微好点的房子就只能一次性交一年房租,我没有其他选择。让代维没有想到的是,今年刚毕业的妹子夏丽丽也步入了她的后尘。在夏丽丽的手机上,她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夏丽丽也是一次性付给中介3万多元的房租,然后开始被赶。不过夏丽丽更惨,只住了一个多月。许多房东和租户都是受害者,却开始互相激烈地折磨与撕扯。有租户临走时用水泥把下水道堵住,把窗户砸碎;有房东去供电局把出租屋的账号注销,断水断电。

租房被坑的年轻人太难了

一条关于“未经承租人同意,出租人不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”的截图发给房东,房东迅速回复道:“我不管,赶紧给我搬。”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?她不敢告诉在老家的父母,打算自己扛过去,找个兼职或者贷款吧。记者调查发现,9月7日,当时联系她的业务员仍在朋友圈发房屋出租信息。一些业务员聚集起来讨论“怎么最后圈一波钱”。有律师建议夏丽丽起诉,但是她有些胆怯,败诉怎么办?一些维权群纷纷建立了起来,一位维权群主给记者发来一份长长的统计名单,里面光成都的中介公司就有50多家,应属业务生被诈骗数量占总人数的30%,确实被骗的年轻人多,并且这些公司的骗钱套路和乐加一样,都存在高收低租的现象。光这位群主能接触到的“受骗”租户就有1万多人,每天人数都在增加,我现在知道的就有上百个租户被置换出去。最奇怪的是,那些中介有的被换掉,又回来。那些法(定代表)人好多都是在农村找的年轻人。比如说,一位法定代

租房被坑的年轻人太难了

表人的身份证上,是一个生于1998年的小伙子,家住在江西某个村。记者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可见,这位农村小伙子名下有8家公司。许多租户和房东都心知肚明:幕后的老板不就是来圈钱的,这和庞氏骗局有啥区别,拿着租客的钱,骗着房东的房子,然后一跑了之,留下一个替罪羊。一位房东向记者诉苦:现在莫名其妙房东都成了坏人,我们其实也只是想少赔点,有的房东家里也不富裕,还要还房贷。在成都做过数年中介的王强向记者透露,成都许多中介公司2019年才开始拓展长租公寓业务,甚至在“爆雷”前一个月,仍在疯狂地扩张,成立分公司,幕后老板捞够钱就跑了。以前中介套路我们背上租房贷,现在中介高收低租圈钱,为什么年轻人租房总是那么难?肖强无比怀念几年前能直接找到房东租房的时光,起码不会被骗这么多钱,还影响征信。2018年,作为一个租房贷维权群的群主,肖强曾接受过记者的采访,他的征信逾期问题被解决了,但他已经不希望钱

租房被坑的年轻人太难了

能退回来了,后来公司法人王四会找到了,不过他名下只有一辆车。如今,肖强仍然能接到许多租户询问如何解决征信逾期问题的电话。很多租户是发现自己用不了蚂蚁花呗,才知道自己征信出了问题。代维叹了口气说,每年毕业生很多,希望大家擦亮眼睛。租房光指望学生们擦亮双眼是没有用的,还需要市场监管部门负起责任来。曾是受害租户的一位律师建议,目前对于高收低租长收短支的行为仅仅是列入住建部异常名录,处罚力度不够。大多数受害人缺乏社会经验,根本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住建部公布的异常名录。以北京昊恒业公司为例,经营不到两年,累计行政处罚21次,列入经营异常5次,罚金金额达26万。大量被坑租户至今未获得退款,相关起诉案件已经接近2000例,目前全部无法执行。他建议,应该在行业内规范经营模式,特别是涉及长租公寓业务的公司,更需要提高公司注册门槛,起码要先在当地住建部门备案齐全才能开始经营。而对于当前中介“换个马甲继续行骗”的现象,有租客《住房租赁条例(征求意见稿)》提出建议:在处罚措施中建议增加对业务员的处罚措施,长租公寓爆雷企业业务员1年内不得从事房地产租赁和买卖行业,管理人员3年内不得从事房地产租赁和买卖行业。高管5年内不得从事房地产租赁和买卖行业。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租客为化名)

一些黑中介换个马甲继续行骗

租房被坑的年轻人太难了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戴月婷

我在成都读了4年书,许多朋友都在这里,其实本想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,现在真的要重新考虑一下了。夏丽丽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狼藉的出租屋里,被身材高大的男人女人团团包围,她身后是被扔得七零八落的个人物品。明明是自己已经签合同付完钱的房子,现在却好像是自己赖着不走。当收到房东发来要她即刻搬离的电话通知时,她尝试协商,但等待她的却是房东破门而入,还有随即被断水断电的房屋。一片漆黑里,她依靠手机前置微弱的光亮在杂物间里翻出几只蜡烛,又去附近的超市买了打火机。这都持续多少年了呢?我维权有用吗?去年在成都毕业的代维提起通过中介介租房的经历仍泪眼婆娑,就是很痛苦啊,当时一次性交了一年的房租,2.6万多元,只住了3个月,就被要求5天内搬出去,我抗争过,没有结果,后来我还是搬了。

我在成都读了4年书,许多朋友都在这里,其实本想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,现在真的要重新考虑一下了。夏丽丽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狼藉的出租屋里,被身材高大的男人女人团团包围,她身后是被扔得七零八落的个人物品。明明是自己已经签合同付完钱的房子,现在却好像是自己赖着不走。当收到房东发来要她即刻搬离的电话通知时,她尝试协商,但等待她的却是房东破门而入,还有随即被断水断电的房屋。一片漆黑里,她依靠手机前置微弱的光亮在杂物间里翻出几只蜡烛,又去附近的超市买了打火机。

我在成都读了4年书,许多朋友都在这里,其实本想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,现在真的要重新考虑一下了。夏丽丽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狼藉的出租屋里,被身材高大的男人女人团团包围,她身后是被扔得七零八落的个人物品。明明是自己已经签合同付完钱的房子,现在却好像是自己赖着不走。当收到房东发来要她即刻搬离的电话通知时,她尝试协商,但等待她的却是房东破门而入,还有随即被断水断电的房屋。一片漆黑里,她依靠手机前置微弱的光亮在杂物间里翻出几只蜡烛,又去附近的超市买了打火机。

我在成都读了4年书,许多朋友都在这里,其实本想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,现在真的要重新考虑一下了。夏丽丽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狼藉的出租屋里,被身材高大的男人女人团团包围,她身后是被扔得七零八落的个人物品。明明是自己已经签合同付完钱的房子,现在却好像是自己赖着不走。当收到房东发来要她即刻搬离的电话通知时,她尝试协商,但等待她的却是房东破门而入,还有随即被断水断电的房屋。一片漆黑里,她依靠手机前置微弱的光亮在杂物间里翻出几只蜡烛,又去附近的超市买了打火机。

我在成都读了4年书,许多朋友都在这里,其实本想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,现在真的要重新考虑一下了。夏丽丽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狼藉的出租屋里,被身材高大的男人女人团团包围,她身后是被扔得七零八落的个人物品。明明是自己已经签合同付完钱的房子,现在却好像是自己赖着不走。当收到房东发来要她即刻搬离的电话通知时,她尝试协商,但等待她的却是房东破门而入,还有随即被断水断电的房屋。一片漆黑里,她依靠手机前置微弱的光亮在杂物间里翻出几只蜡烛,又去附近的超市买了打火机。

我在成都读了4年书,许多朋友都在这里,其实本想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,现在真的要重新考虑一下了。夏丽丽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狼藉的出租屋里,被身材高大的男人女人团团包围,她身后是被扔得七零八落的个人物品。明明是自己已经签合同付完钱的房子,现在却好像是自己赖着不走。当收到房东发来要她即刻搬离的电话通知时,她尝试协商,但等待她的却是房东破门而入,还有随即被断水断电的房屋。一片漆黑里,她依靠手机前置微弱的光亮在杂物间里翻出几只蜡烛,又去附近的超市买了打火机。

我在成都读了4年书,许多朋友都在这里,其实本想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,现在真的要重新考虑一下了。夏丽丽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狼藉的出租屋里,被身材高大的男人女人团团包围,她身后是被扔得七零八落的个人物品。明明是自己已经签合同付完钱的房子,现在却好像是自己赖着不走。当收到房东发来要她即刻搬离的电话通知时,她尝试协商,但等待她的却是房东破门而入,还有随即被断水断电的房屋。一片漆黑里,她依靠手机前置微弱的光亮在杂物间里翻出几只蜡烛,又去附近的超市买了打火机。

我在成都读了4年书,许多朋友都在这里,其实本想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,现在真的要重新考虑一下了。夏丽丽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狼藉的出租屋里,被身材高大的男人女人团团包围,她身后是被扔得七零八落的个人物品。明明是自己已经签合同付完钱的房子,现在却好像是自己赖着不走。当收到房东发来要她即刻搬离的电话通知时,她尝试协商,但等待她的却是房东破门而入,还有随即被断水断电的房屋。一片漆黑里,她依靠手机前置微弱的光亮在杂物间里翻出几只蜡烛,又去附近的超市买了打火机。

我在成都读了4年书,许多朋友都在这里,其实本想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,现在真的要重新考虑一下了。夏丽丽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狼藉的出租屋里,被身材高大的男人女人团团包围,她身后是被扔得七零八落的个人物品。明明是自己已经签合同付完钱的房子,现在却好像是自己赖着不走。当收到房东发来要她即刻搬离的电话通知时,她尝试协商,但等待她的却是房东破门而入,还有随即被断水断电的房屋。一片漆黑里,她依靠手机前置微弱的光亮在杂物间里翻出几只蜡烛,又去附近的超市买了打火机。

图片新闻



10月22日,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,北京一〇一中学2020届高三年级学生成人礼仪仪式上,两名学生会合影留念。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孔斯琪/摄